

南宋绍兴十七年(1147年)八月十二日,赵鼎在吉阳(今属海南三亚)以绝食的方式抗争奸相秦桧的迫害,也以此告别了人世。他死后,胡铨写了七律《哭赵公鼎》,感慨他以死以成就自己的名节,身死海南,高名却像泰山一样屹立,永垂不朽。

南宋名臣胡铨 月屿横笛万里雄风

■ 阮忠

南渡天涯

胡铨(1102—1180),字邦衡,号澹庵,庐陵(今江西吉安)人,宋高宗建炎二年(1128)进士,初任抚州军事判官时,金人侵扰,他招募乡丁助官兵御敌。秦桧决策主和,金使称“诏谕江南”,胡铨抗疏,直言不可将祖宗的天下给金人,不可将祖宗的职位给藩臣。呵斥秦桧无识,誓言与秦桧不共戴天,宁赴东海而死,也不愿在偏安的小朝廷苟活。上疏请斩秦桧、王伦、孙近之头,一时朝野震动。因此,被贬编管昭州(今广西平乐县)、新州(今广东省新兴县)。绍兴十八年(1148),新州守臣张棣诋毁胡铨与客唱酬时,怀怨谤朝廷,胡铨移谪吉阳军。绍兴二十六年(1156),秦桧死后获赦,迁移衡州。晚年曾任龙图阁学士、端明殿学士,79岁时病逝于庐陵,谥忠简。

胡铨乘船渡过琼州海峡前往吉阳,路过临高时口占一绝:“北往长思闻喜县,南来怕入买愁村。区区万里天涯路,野草荒烟正断魂。”(《贬朱崖行临高道中买愁村古未有对马上口占》)当时,他从广东新州到吉阳,仿佛东坡从惠州到儋州,在海岛上说昔日“闻喜”,今日“买愁”,因地名而想到自己身陷天涯南荒,顿生浓郁的愁思。这种情绪延续到吉阳,他在吉阳后写的《题崖州洗兵亭》自白临水而空惆怅,又在《送菊六首》其一里说自己在天涯心苦。胡铨当时力主抗金而遭贬,真的是“道穷怜我空忧国”(《次李参政送行韵答黄舜杨》),惆怅、心苦是可以想见的。对此他有自己的解脱方法,如《题画扇》里说的“南迁万里知前定”,既然事都是前定,那再贬吉阳就顺理成章,无须多虑。与它相应,胡铨还在给李光的诗中“崖州前定复何嗟”(《到琼州和李参政》),他让自己的心态平和下来,在诗中“物外高谈味自长”(《次李参政史隐堂韵为昌化守陈仲平赋》),超然物外,现实生活不妨静静地随波逐流,一任浮沉。

胡铨出生的前一年,从海南儋州北归的苏东坡在常州与世长辞,48年后胡铨被贬吉阳。东坡在海南三年,胡铨在海南八年;东坡到海南时62岁,胡铨到海南47岁,这是二人很不相同的地方。胡铨有诗道“僊耳道中还可乐,东坡安用叹途穷”(《残句》)。这说的是东坡当年从琼州到儋州,途中写诗道“登高望中原,但见积水空。此生当安归,四顾真途穷。”(《行琼儋间》)胡铨自得其乐,说东坡不必感叹无路可走的。胡铨记挂东坡,在海南做的两桩事和东坡相关。

兴学劝读

绍兴十八年胡铨赴吉阳路过儋州时,写了《儋州继

美堂记》。当时,临川的陈逢时奉命治儋州,建校以修礼乐,居家则尊孝义,行有余力时还修缮了东坡载酒堂,绘东坡画像挂在堂上,使后人有学习的榜样。胡铨心生感慨,当两人有一天坐在儋州府东的“冠古堂”时,陈逢时说这堂名不太合适,请胡铨题个新名,他题了“继美堂”三个字,寓有继陈逢时治儋州待民若子之美、继东坡兴学之美的双重含义。他还两上《吉阳军劝谕修学疏》,说要效仿韩愈在潮州劝谕修学。

这并非说说而已,胡铨居吉阳,在《跋从叔祖八景士遗稿》里讲了他读东坡集的故事,东坡说的“诗非甚习不工,要须日作一首”。这是东坡诗歌创作的经验,作诗应勤而坚持。胡铨的跋文说他叔祖受东坡影响,为参加科举考试每天作文一篇,如果这天外出陪客下棋、饮酒,晚上回家也要补上。胡铨从这里想到的是“勤”对为政为学都很重要,如为政的夏禹爱惜寸阴,商汤日新己德,周公夜以继日;为学的不能因嬉戏、随意而荒废,应该是天天上进,逐日增知,一天都不停滞。他甚至说,为学应该夜以继日,孜孜不倦,死而后已。这种思想本于《礼记·大学》的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,人当自强不息。他这个奉儒尊孔的人,也以此自我勉励。

胡铨在吉阳赋闲,想到养生。东坡居儋时,有《续养生论》说养生的五行之术;又说在儋州有绝米之忧时,打算和小儿苏过学“龟息法”,静坐运气,吸食日光。但东坡最有影响的养生论是“三养”说,记载在黄州写的《节饮食说》中,后来《东坡志林》更名为《记三养》:安分以养福,宽胃以养气,省费以养财。胡铨写了《续东坡三养说》,说少食以养脾,少嚼以养齿,少味以养寿。他的道理是,脾如磨转,过饱就转不动了,少食为佳;牛马多嚼,牙齿易衰,少嚼为佳;村落深处,长寿者少吃盐醋,少味为佳。他还有《养生说》,提到东坡说的治眼要像曹参那样治齐,治齿要像商鞅治秦。意思是治眼应像曹参那样清静无为,而治齿则应像商鞅那样依法行事。对此,胡铨又不同意了,他说养眼应像燃火积薪,逐步深入;养齿应当像树的深根,牢固根本。

诗画寄志

胡铨和同样被贬在吉阳的张炎符是朋友,二人有诗歌唱和,他在诗里调侃张炎符,说你不要写诗惹人的思绪,殊不知“我辈缘诗正坐穷”(《次张伯麟庆符》),这不过是开玩笑的话。他还说“信知诗必穷乃工”(《予戏作水墨四纸张炎符有诗因用其韵》)这一思想本源于东坡的老师欧阳修说的“诗穷而后工”(《梅圣俞诗集序》),“穷”指人生不得志。这话的意思是愤怒出诗人或苦难出诗人。胡铨从诗歌的创作道理,顺势说到绘



胡铨雕像。李幸璜 摄

画。他善画,曾为张炎符戏作水墨四张。而画与诗通,诗穷乃工,画也是穷而后工的。他对张炎符说:“痛饮从来别有肠,酒酣落笔扫沧浪。如今却怕风波恶,莫画清江画醉乡”(《和张炎符题余作清江引图二首》其一)他们好饮,“痛饮”有以酒浇愁的意味。而诗中说的“风波恶”不是江上风波恶,而是宦海风波恶,生性刚强的胡铨说出“莫画清江画醉乡”的话来,似乎要远离尘俗了。另一首也说酒与画:“何人半醉眼花昏,画出江南烟雨村。满世庾尘遮不得,聊将醉墨洗乾坤。”画中江南烟雨美丽,而世间“庾尘”即权贵气盛,他无力改变现实,所以说以醉墨洗乾坤,透出欲使天下清平的意愿。他还有《除夜次炎符》道:“白发无端苦见寻,十年孤负醉花阴。可怜独鹤远浮海,未羡昏鸦长伴林。醉眠天末烟雨夜,梦绕江南风雪襟。一杯遥祝寿慈母,清风不改旧时心。”这首诗感叹自己的命运,在思母中表达了自己虽贬谪而气节不改。

胡铨还善词,他以词和海南统领陈康时唱和,表达自己企盼山河一统、天下太平的愿望;张炎符遇赦之际夫人生了儿子,他以《减字木兰花·渭阳佳梦》相戏,说预言生女儿却生了儿子。胡铨还在词中自我感怀:“崖州何有水连空,人在浪花中。月屿一声横竹,云帆万里雄风。”(《朝中措·黄守座上用六一先生韵》)月屿横笛,万里雄风,前者的闲逸与后者的快意雄风,胡铨的洒脱豪气淡化了寓居吉阳的艰难,对前途抱有坚定的信心,毕竟他往后的日子还长。

“儿子的画是进步多了”

——由《松荫课子图》说起

■ 肖伊绯

1933年11月16日,在德国柏林举办的“徐悲鸿画展”开幕。此次画展的一大“看点”,乃是首次在海外展出了一幅徐悲鸿父亲的画作;这幅画作之上绘有徐氏父子二人的肖像,不但可以由此一观徐氏少年时代的模样,更可根据此管窥徐氏的家学渊源。当时的上海《时事新报》,曾摘译德国《柏林日报》的相关报道,对此有着这样的简短评述:

“画展中第一幅是陈列着徐悲鸿的父亲的一张画,画他父子二人的像。徐君于此表示他对于父亲的孝敬,但这幅画尚拘守传统的范围,儿子的画是进步多了。”

事实上,这一幅“徐氏父子图”,乃是徐悲鸿之父徐达章于1905年绘制的《松荫课子图》,画面表现的是徐父在庭院松阴之下,监督幼子研习功课的场景。

此画随着徐悲鸿个人名望的日益提升,在中国国内各种场合,都已展出过多次了。可以说,当时的国内美术与文艺界人士及读者大众,对于徐氏家学渊源之了解,大都是从此幅《松荫课子图》开始的。

早在1930年4月,上海《良友》杂志“现代成功人自述”栏目推出《悲鸿自述》,乃是由徐悲鸿本人撰写的自传,文中插图就选用了这幅“徐氏父子图”,并有图注曰:

“徐达章先生自画像,下坐者即悲鸿,时十一岁。”

可想而知,随着当时风行宁沪一带的《良友》杂志之传播,这幅“徐氏父子图”,在国内公共文化领域里,应当是广为人知的了。三年之后,此画又在德国柏林展出,被德国评论家拈提品评,更是可谓蜚声海内外了。至于徐悲鸿父亲早年的生平及画作背景,且看《悲鸿自述》里有着这样的忆述:

“先父讳达章,清同治己巳年生。生有异秉,穆然而敏,温然而和。观察精微,会心造物,虽居穷乡僻壤,又生寒苦之家,独喜描写所见,如鸡、犬、牛、羊、村、树、猫、花。尤好写人物,自由父母姊妹(先君无兄弟),至于邻佣乞丐,皆曲意刻画,纵其拟仿。时吾宜兴有名画师毕臣周者,先君幼时所雅慕,不谓日后其艺突过之也。先君无所师承,一宗造物,故其所作,鲜Convention(俗套)而特多真气。守宋儒严范,取去不苟,性情恬淡,不慕功名。肆忘于山水之间,宴如也。耽咏吟,榜书雄古有力,亦精篆刻,然超然自立于诸家以外。”

据上述这么一段200余字的忆述,即约略可知徐悲鸿的父亲有着怎样艺术天赋与人格修养,这对幼年乃至少年时代的徐悲鸿修身、立志、为人、习画等诸多方面,势必都将产生极为深远且持续的影响。显然,在这样的家学渊源之中,这样的家风陶冶之下,那位《松荫课子图》中右下角,端坐于案前的清俊少年,后来矢志追求艺术理想,终成一代艺术大师,绝非偶然。



徐达章《松荫课子图》,1905年绘制。资料图

“请诗于公甚勤”:卖饼老姬

卖饼老姬,儋州人,姓名不详。《鸡肋编》载:“东坡在儋耳,邻居有老姬业此(指经营馓子),请诗于公甚勤,戏云:‘纤手搓来玉色匀,碧油煎出嫩黄深。夜来春睡知轻重,压扁佳人缠臂金。’”

卖饼老姬多次请求苏东坡赠诗,其目的在于增加馓子的知名度,提高经营效力。苏东坡被这位老姬的机智打动,沉思片刻,挥毫写下这首诗。老姬毕恭毕敬地接过诗篇。她虽然不全懂得诗意,但得到苏学士的题诗高兴得合不拢嘴,随后递过一包馓子,要苏东坡品尝。苏东坡正饥肠辘辘,吃起馓子来津津有味。

儋州古城人听闻东坡先生为老姬题诗,便蜂拥而至争购馓子。老姬的店铺一下子红火起来。东坡的题诗给老姬的经营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。

苏东坡此诗恐怕是海南最早的“广告诗”了。它描写生动,色彩鲜明,比喻贴切,富有魅力。

苏东坡与老姬“布衣之交”成为一段佳话,很快传遍儋州。

东坡在儋州的朋友圈

■ 韩国强

春梦婆,姓名不详,家居儋州城东,深谙世事,口齿伶俐。宋人赵令畤《侯骑录》载:“东坡老人在昌化,尝负大瓢行歌田间。有老妇年七十,谓云:‘内翰昔日富贵,一场春梦。’坡然之。里人呼此媼为春梦婆。”《民国儋县志》也有基本相同的记载。苏东坡另有诗《被酒独行,遍至子云、威、徽、先觉四黎之舍三首》其三云:“投梭每因东邻女,换扇唯逢春梦婆。”“换扇”是儋州对歌的风俗,歌者手执扇子对歌,换人即“换扇”。春梦婆敢于临场对歌,说明她是歌场高手。民间传说,有一天苏东坡访友归来,路遇春梦婆,便和她逗趣:“云鬓蓬松两腕粗,手携饭桶去寻夫。”春梦婆不加思索,随口答道:“事非只为多开口,记得朝廷贬你无?”苏东坡大吃一惊,非常钦佩这位南荒妇女的口才,连忙赔礼道歉。

可惜,这位儋州女名人却没有留下尊姓大名,连郭沫若也遗憾:“农民犹说东坡话,无人能识春梦婆。”(《儋耳行》)

“安贫守静,乐谈恬真之士”:符林

符林,儋州州城人。明《万历儋州志》载:“(符)林素与苏文忠公友善。公尝称其为安贫守静,乐谈恬真之士,谓之符秀才。”

东坡被贬南荒,“困穷日甚,亲友皆疏绝矣”(《与程全父书》),而儋州人极敬爱东坡,黎子云、符林、王穹尤甚。

符林与东坡交情深厚。在东坡的诗文中有多处记述



在儋州东坡书院,黎子云热情欢迎东坡父子来访(塑像)。韩国强供图

苏东坡居儋三年,备受儋州人的崇敬和爱护,使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保全性命北归。苏辙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说:东坡“著书以为乐,时从父老游,亦无间也。”现代著名戏剧家田汉在《访东坡书院》中也说:“三年野服多知己,万里天涯即故乡。”

东坡在儋州都有哪些知己呢?

“请益问奇”:黎子云

苏东坡在儋州的好友首推黎子云。《广东考古辑要》载:“黎子云,儋州人,家居城东。昆仲贫而好学,城南有别墅,所居皆林木水竹,清幽潇洒。苏轼雅敬礼之。每与弟载酒过从,请益问奇。”黎子云品格高尚,“有欲辟举者,固辞,优游田里,率乡人子弟以孝悌忠信,人多化之。”(《儋县志·名贤》)绍圣四年(1097)十一月,苏东坡与新军使张中同访黎子云。“坐客欲为雕钱作屋”,苏东坡“欣然同之”。文友们于是在黎子云家园建起载酒堂。从此“请益问奇”,“日益亲炙”。

苏东坡与黎子云交谈的内容很广泛。有时,苏东坡与黎子云商谈如何发展儋州的农业生产问题。黎子云谈了当地农民轮作的经验:“海南秣稻,率三五岁一变。”苏东坡对此非常感兴趣,作《马眼糯说》记其事。有时,黎子云与苏东坡谈论中草药。《益智录》载,黎子云谈益智有益于智,其为药可治气止水。东坡听了黎子云的话“记之以后日好事补注《本草》者。”

苏东坡十分敬重黎子云,常有文字赠送,如:《被酒独行,遍至子云、威、徽、先觉四黎之舍四首》《过黎君郊居》《与黎子云一首》等。

元符三年(1100)六月,苏东坡遇赦北归,黎子云等儋州黎民百姓皆担酒饌送别东坡。据北宋著名诗僧惠洪《冷斋夜话》载,东坡作《别海南黎民表》诗抒发离别黎子云的情感:“我本儋耳人,寄生西蜀州。忽然跨海去,譬如事远游。平生生死梦,三者无优劣。知君不再见,欲去且少留。”

“世事只如春梦耳”:春梦婆

春梦婆是儋州聪颖睿智妇女的代表。苏东坡与春梦婆田野对话成为千年美谈。